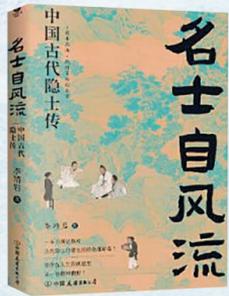


# 当世界狂奔时，谁在守护心灵的明月



《名士自风流：中国古代隐士传》

李靖岩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城市里的人们在钢筋丛林中穿梭，被焦虑与疲惫缠绕。灵魂在时代狂潮中失重，我们开始困惑：除了竞逐与拥有，生命是否还有其他可能？

李靖岩的《名士自风流：中国古代隐士传》，如同一场穿越千年的心灵对话。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决绝身影，到介子推宁愿焚身也不出山的沉默抗议；从嵇康刑场上《广陵散》的千古绝响，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自得；从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壮烈担当，到那些散落于历史尘埃的无名隐者，作者以十余位跨越先秦至晚明的隐士为棱镜，映照出中华文化中那片被我们遗忘的精神星空。

李靖岩的笔触，既不是将隐逸生活浪漫化的田园牧歌，也不是将其归为消极避世的道德批判。他拨开历史的迷雾，带领我们走进每一位隐士的内心风暴场：隐逸何尝是逃离，分明是另一种抵达的路径！嵇康临刑前“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绝世风流，何尝不是以生命为琴弦，奏响了对精神独立的最高礼赞？陶渊明的悠然采菊，亦是他对精神家园的执着坚守。作者洞悉隐逸行为背后蕴藏的巨大张力——在拒斥世俗标准的同时，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对“自我”的终极确认。这种“自我”的完整与澄明，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恰如一面照彻灵魂的明镜。

阅读此书，仿佛聆听一场穿越时空的智者低语。李靖岩学养深厚，文笔晓畅，他让这些高洁的灵魂从书本中“活”了过来。书中既有“不食周粟”的凛然风骨，亦有“采菊东篱下”的淡泊诗意；既有介子推抱树焚身的悲壮，亦有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深沉担当。作者用细腻的笔触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他们在理想与现实夹缝中挣扎的鲜活体温与心灵轨迹。这种血肉丰满的历史叙事，让精神高标得以化为可感可触的生命力量。

这部著作，是献给每一个在喧嚣时代中寻找安顿之所的灵魂解药与生命灯塔。当物质洪流席卷一切，当“内卷”成为时代标签，《名士自风流》以历史深处那些守护心灵明月的孤勇者来提醒我们：生命的意义并非只有世俗功名这唯一尺度。隐士们用生命实践昭示，真正的“风流”是精神的卓然独立，是对内在价值尺度的忠诚守护，是在任何境遇下都保有心灵的自由与尊严。

# 在人性暗潮里仰望星光

当人生行至暮年，一位看遍世间繁华、饱经世态炎凉的智者，会如何回望这一路的爱恨悲欢？毛姆晚年的散文集《心有繁星，抬头皆是皓月》正是这样一份淬炼了毕生智慧的精神遗嘱。它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没有故作高深的姿态，只有一位饱经世事的老人，在炉火旁与你促膝长谈，用锋利的语言，剖开爱情、信仰、艺术、成功、人性等永恒命题的本质。



《心有繁星，抬头皆是皓月》

[英]毛姆 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毛姆以“毒舌”闻名，在这本晚年文集中，其洞察力炉火纯青。他谈论爱情，不留情面地戳破浪漫幻象：“爱情不是盲目的，它只是高度近视，而且拒绝戴眼镜。”他审视信仰，冷静得近乎冷酷：“信仰不过是逃避绝望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方式。”他剖析人性，直指核心：“我们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是孤独的。正是这种孤独感驱使我们寻找伴侣。”这些犀利的言辞，不是愤世嫉俗，而是一种勇敢的清醒，是帮助我们在复杂世界中定位自己的坐标。

书名《心有繁星，抬头皆是皓月》本身，就揭示了毛姆的另一面——在冷峻洞察之外，饱含对生命的热爱与诗意的期许。他用平实如“日常对话”般的笔调，分享着如何与孤独共处、如何在庸常中发现趣味、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宽度而非仅仅长度。他谈读书：“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他谈旅行：“旅行并非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在途中遇见新的自己。”他谈艺术：“美是慰藉，是救赎，是我们在混乱世界中抓住的一根稻草。”毛姆告诉我们，即使看透了世界的荒诞与人性的弱点，依然可以选择热爱生活，在平凡甚至琐碎中，仰望并珍视那些如皓月般照亮心灵的瞬间。

书中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在于毛姆晚年的那份从容与和解。他依然犀利，但少了几分年轻时的尖刻，多了饱经沧桑后的悲悯与宽容。他坦承人性的自私、虚荣、软弱，却也肯定其坚韧、勇气与对美好的不懈追求。他就像身边一位亲近的朋友，陪你一起凝视深渊，然后拍拍你的肩膀，告诉你：看，这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它充满缺憾，但它值得我们去爱、去痛、去思考、去创造。正如他所说：“生活的意义在于生活本身。”这种在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拥抱生活的态度，正是这本书给予读者最珍贵的馈赠。

# 在时间的浊流中打捞生命的不朽微光

当邱兵以“天使望故乡”的赤子之心剖开自己的记忆仓库，《鲟鱼》便不再只是小说，而成为一部浸泡在长江水里的生存启示录。

这本书以长江为血脉，以个体命运为脉络，勾勒出中国社会数十年变迁的惊涛骇浪。邱兵笔下没有英雄史诗，只有平凡人在历史漩涡中的挣扎与沉浮。当故事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混沌中展开，那艘破旧航船承载的不仅是三代人的漂泊，更是一个民族在时代激流中寻找航道的隐喻。

邱兵以新闻人特有的敏锐与精准，在《鲟鱼》中构建了一个个鲜活如生的人物群像：沉默如山却又暗流汹涌的父亲，坚韧如芦苇般在风雨中挺立的母亲，在理想与现实夹缝中挣扎的年轻一代……他们身上没有戏剧化的英雄光环，只有被生活磨损的伤痕与在困境中依然闪烁的人性微光。当父亲在江边长久沉默的凝望，当母亲在潮湿码头上挺

直的背影，当主人公在命运重压下依然选择守护心中的那点星火。这些细微瞬间构成的生命韧性，正是邱兵用锋利笔触雕琢出的生命最柔软的质地。人物的挣扎与觉醒如鲟鱼溯游，在浊流中寻找生命原乡，正是邱兵所谓“在很烂的生活里打捞不朽的微光”的具象呈现。

《鲟鱼》的文学力量在于邱兵以新闻纪实般的笔法，将宏大的历史叙事溶解于个体生命的毛细血管中。那些关于下岗潮的阵痛、城市化进程中的撕裂、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不再是教科书上的冰冷数据，而是具体为一次次失败的迁徙、离别与重逢。邱兵笔下的长江既是地理坐标，更是精神图腾——它见证苦难，也孕育希望；它吞噬生命，也承载救赎。当主人公最终在破旧船舱中顿悟生存真谛时，我们听到了邱兵通过文字发出的宣言：生命的尊严不在于命运的顺遂，而在于在泥泞中依然仰望星空的姿态。

小说最震撼人心的力量，恰恰来自邱兵对生活真相的不懈打捞。他拒绝廉价的乐观主义，也摒弃绝望的虚无主义，而是以惊人的真实呈现生活的粗粝与荒诞，又在其中淬炼出永恒的诗意。当祖母在临终前讲述那条逆流而上的鲟鱼传说，当一家人在漏雨的棚屋里分享半条咸鱼，当主人公在绝境中依然愿意为陌生人伸出援手——这些被浊浪裹挟却依然闪耀的人性微光，构成了邱兵笔下的“不朽”。这使《鲟鱼》超越地域与时代的局限，成为关于人类生存韧性的普遍启示。

在文学日益精致却渐失力量的当下，《鲟鱼》以粗粝的真实与深沉的悲悯，重现了文字应有的重量。邱兵将长江的波涛化为笔下的墨迹，在纸上刻写出了一部献给所有在浊世中寻找微光灵魂的启示录。



《鲟鱼》

邱兵 著

中信出版集团



《国学的天空》

傅佩荣 著

岳麓书社

# 在国学的天空下，寻找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当生活琐屑如潮水般涌来，当灵魂在浮世中渐次枯竭，你可曾想过，那古老典籍中竟藏着一方澄澈天空？傅佩荣先生的《国学的天空》，正是这样一扇窗，开启的瞬间，千年前智慧的光芒便如清泉般涌流，直抵我们焦灼的内心。

傅先生以温润之笔，拂去覆盖在国学经典上厚重的尘埃。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在他手中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庙堂之音”，而化为可亲可感的生命智慧。他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仅道出了孔子核心思想，更将之诠释成处理现代人际关系的黄金准则；他释“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更娓娓道出自我完善才是人生一切可能之起点。艰深如《中庸》里的“天命之谓性”，他亦能用现代语言点明：我们生来便负有实现自身价值之神圣使命。这些曾令人望而却步的古语，经他点化，竟成为照亮现代人心灵暗角的明灯。

傅佩荣先生之高明，在于他不仅讲得透彻，更能以今人之耳听古人之声，使古贤之思想在当下焕发新生命。他解读孔子的“仁”，并未止于概念分析，而是将其诠释为一种源于内心并自然流露的真诚关怀，让两千年前的教诲如甘露般洒落于今日冷漠的世情；他阐释《孟

子》中“浩然之气”，超越抽象哲理，直指现代人当如何养就一种立于世间的道德勇气与生命格局。古老思想由此脱胎换骨，化为解决当下困境的良药。

在这方“国学的天空”之下，傅先生引领我们回望古典，更意在重塑今人精神之家园。他揭示出儒家“为己之学”的深意——学习并非为装饰门面，而是在浮躁世界守住内心那份澄明；他阐释老庄的“无为”，亦非消极避世，而是启发我们在物欲横流中寻回生命的本真节奏。书中一字一句，莫不是对当代人精神困顿的深切回应，为那些在喧嚣中迷途的灵魂，提供一方安顿之所。

当下我们处于物质丰沛却精神彷徨的时代，傅先生以《国学的天空》为我们架起了一座通往传统智慧的桥梁。他让孔子、孟子从典籍中走出来，如智慧长者般与我们促膝而谈；让《论语》《孟子》不再是高悬的明镜，而是置于手边的指南。这方天空如此开阔，使我们得以在古圣先贤的智慧星空下，重新审视自身处境，觅得安身立命的精神坐标。



市民在区图书馆鸿恩寺馆阅读。记者 刘陶然 摄

# 观察中国乡土变迁的独特窗口

打开陈彦的散文集《活在秦岭南北》，如同轻轻开启一方山乡的岁月褶皱。那些饱含深情与思量的文字，如秦岭山间的晨雾一般弥漫开来，层层包裹住读者，也裹挟着作者半生漂泊却始终无法挣脱的故土之情。这并非寻常游记，而是一个游子以文字为锚点，对精神原乡进行的一场深情回望。

秦岭横亘于中国地理南北分界线上，其磅礴山势下，孕育了陈彦的童年与文学之根。在这片土地上，故乡不只是山水草木，更是亲情、友情与祖辈灵魂的栖居之所。陈彦以“山里人”与“城里人”的双重视角，既深谙山间草木的生长秘密，亦敏锐感知着城市生活的疏离与张力。他笔下的秦岭南北，既是他血脉深处的根脉，又是他精神跋涉的起点——“文学从故乡生长，并努力想在故乡以外有所收成”。秦岭的厚重与包容，既

是滋养，亦是沉重的行囊。

在陈彦心中，对故乡的牵挂是激情澎湃，也是愁肠百结。离乡愈久，眷恋愈深，其间杂糅着亲近与疏离、回望与前行、甜蜜与苦涩的复杂滋味。他写老屋、写山民、写童年趣事，那些带着泥土芬芳的细节，无不浸染着时光发酵后醇厚的乡情。这份乡愁，早已超越了狭隘的地域，成为一种普遍的生命体验。在高速城市化的今天，我们谁又不是某种意义上“异乡人”？谁心底没有一方正在消逝或已然变异的“故乡”？陈彦的书写，正是为这个时代性的“乡愁”提供了一面深情的镜子。

书中最可贵的，是陈彦践行其文学理念，将私人化的乡土经验“以发酵过的方式，传递给更广大的世界”。这“发酵”，是记忆的沉淀、情感的升华与思想的锤炼。他笔下的山川风物、人情冷暖，都经过心灵与

时间的双重酿造，凝固成包裹着人性光谱的琥珀。他写秦岭的雨雪、村庄的炊烟、乡亲的言谈，从不满足于表象描摹，而是通过个人细腻的观察与深沉的思考，挖掘其下蕴藏的时代变迁轨迹与人性恒常的微光。那些日常生活的肌理，在他笔下被赋予了超越地域的象征力量，成为观察中国乡土变迁的独特窗口。

陈彦以深情而克制的笔调，为我们呈现了秦岭南北的独特风貌与精神气质，更通过个体“小我”的乡愁书写，抵达了时代“大我”的共情



《活在秦岭南北》

陈彦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之境。当故乡在时代洪流中渐行渐远，当乡愁成为现代人普遍的精神症候，这本《活在秦岭南北》就如同一剂清醒而温润的良药，恰好治愈我们那疲惫又麻木的身心。

这本书是献给所有心中怀有“故乡”烙印的人，在陈彦发酵过的文字里，我们得以重新辨识自身来路，在喧嚣的“他乡”辨认出灵魂深处那一片山水，那是我们抵抗遗忘、确认自身存在的永恒坐标。

